

## 文化漫谈

## 小扣柴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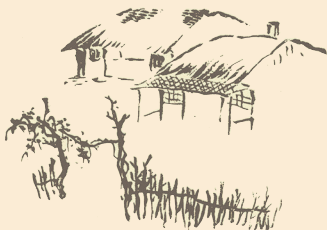
游黄河

喜欢王维,喜欢他的诗句:山中相送罢,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?

终南山麓,穿着长袍的王维,站在一处高的小土坡,目送着朋友远去,千山万壑,暮霭沉沉,夕阳下的那条蜿蜒小路,绕过山腰,钻进了无边的绿海中。

转身,看看矮小的辋川别业,习惯性地顺手把柴扉拨拉了一下,忽然,禅意里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

他在另外一首《山居即事》里,第一句就写到了柴扉:寂寞掩柴扉,苍茫日落晖。寂寞是关在柴扉之内还是关在它之外呢?而寂寞之美从柴扉上体现出来,再一次看到王维轻轻地带了一下柴扉,此时,禅意还在他内心沉浮。



直至“渡头烟日起,处处采菱归”,看到的是朴实的生活替代了浮躁的尘俗,悠然闲适之意随着柴门的挪动而袅袅升腾。

柴扉是一道心灵的皈依。苏轼在《暮归》里也写道:牛羊久已下,寂寞掩柴扉。可见旷达乐观之人,心境也复杂起来。能有一个地方容身,足矣。

而最喜欢柴扉之人,恐怕是陆游。他在近十首诗里都写到了柴扉。“幽居人迹稀,柴扉昼常掩”,依然是荒村之写照。一个人在院子里,可以种菜,也可以搬一把椅子躺着看对面的千山白云,也可以看看养的鸡自由地从柴扉边上进进出出。还可以干什么呢?在另外一首诗里他直接写到“又倚柴扉数暮鸦”,暮鸦归巢,振翅而鸣,甚至有一只短暂歇息于柴扉边。一个“倚”字,可见柴扉是可靠之物。而柴扉边上,还有流水呢,“寂寂野人家,柴扉傍水斜”。柴扉是景致的中心,是一道烟火的源地。柴扉怎么用,一个“斜”字来写呢,一个“斜”字把视觉写得灵动而有趣味。

而陆游在《杂诗》里写道:世事盛衰谁得知?惠陵烟草掩柴

扉。陵边人家从竹里,灯火喧呼迎归妇。只要看到柴扉,就有人家,就有灯火,就有一种希望,对生活的向往之情,油然而生。而对美好的向往,在杜甫的《草阁》诗里就表现得尤为明显。“草阁临无地,柴扉永不关”,不关的是诗人那颗永关民心的情。有柴扉就必有一个小院子,诗人的院子前面,有一棵枣树,枣子熟了,就让邻居过来打枣子。

宋代的与恭写的《思母》,感伤至人。“霜凋芦花泪湿衣,白头无复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黄梅雨,曾典袈裟米归家。”母亲不在了,而柴扉就是母亲亲手制作的。靠在柴扉上,就好像靠在母亲的身上,一种温暖,一种依靠,一种心灵上的归宿。可是想到自己如今却一无所有,伤感极致而显出千年之美。

其实柴扉的温情,是一首爱的歌谣。元代有一诗人云:高树挂新月,山妻候柴扉。我倒觉得诗人改一个字更好,把“山”改为“新”,新妻候柴扉。情感因妻日日新,幸福因家日日新。

愿天下有爱之人,都有一扇自己的“柴扉”。

## 文化漫谈

## 爱的眼睛和耳朵

颜巧霞

女儿问我一件她觉得稀奇的事。她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公园玩,正当大家玩耍得不亦乐乎之际,他们中的轩突然喜不自禁地叫起来:“你们看,昊也来了!”顺着轩手指的方向,他们看到远处有两个小小的黑点,正慢慢地向公园方向挪移过来。女儿心中疑惑,她与昊是同桌,可是此时却一点也不分辨不出两个小黑点中究竟哪个是昊。学校组织体检时,医生分明测出她的视力与轩不相上下,她弄不明白轩如何认出远处黑点样的昊。

我思索一会告诉她:“也许是爱在起作用!”我和女儿都知道,轩的父母是生意人,他们一出门就拜托昊的妈妈照顾轩。轩常常与昊同吃同住,两个小男孩感情深厚,这大概是轩能一眼认出远处昊的原因。

我想起一位学生家长来,她曾被请来学校与我们这些教师同赴考场监考。考场设在学校可容纳二百多名学生的大礼堂。那天,当我们一行人携带试卷走进礼堂时,四个班的孩子已经规矩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放眼打量,孩子们密密麻麻的黑色头发把眼睛挤得满满的。此时的礼堂仿佛一棵大梨树,上面缀满了形状相差不多的梨子;又像万顷荷田,里面长满了拥挤挨挨的荷叶。我以为,在很短的时间内,想要找出其中的一个梨子或者一株荷叶,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。不过,那位妈妈,转瞬之间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。她悄悄地用手指指给我看。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,那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孩,正在奋笔疾书。过了一会,他停下笔来,思索了一会,从文具盒里取出小尺,画了线……他妈妈一直微笑着,看着他。

爱让我们的眼睛明亮,一眼就看见我们想看见的人和物事。爱也有耳朵,能让我们

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。

我的父亲未足花甲之年就患病去世了,从那以后,开朗的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。父亲去世后不足一年的时间里,母亲满头乌黑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,她的眼睛因流了太多思念父亲的泪水,变得模糊不清。她的听力更是直线下降,别人跟她说话都需要大着声音,有时就算是身边人已经亮起了嗓门,她也听不真切,按照自己的想法胡拉乱扯。邻居对回娘家的我说:“跟你妈妈说话费劲呢,大姐赶紧给她买个助听器吧!”

可是,最让我感觉惊奇的是不论我跟母亲说什么,她都能听见,她能一丝不乱、对答如流地回答我的问话。我问她:“妈妈,零用钱还有吗?我再给你一些吧!”她立马回答我:“不用,不用,我有钱,你把钱存起来派个正经用处!”我又问:“妈妈,给你买一副猪腰烧汤吃?”她立刻回答我:“你还不知道你妈吗?从小到大猪腰没上过嘴,我嫌猪腰的味道太腥臊!”老公为表孝心赶紧接过话去:“妈,那给你买个猪蹄?”我妈看着他,想了会说:“猪蹄我也不喜欢吃!”老公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眼神后,亮起嗓子朝她大吼:“我说的是猪蹄、猪爪子!”我妈被他逗笑了,开心地对他:“你突然声音这么大干什么?我能听见呢!”

后来,我和老公也屡次试过,只要我说话,我妈句句能听真切,而他对她说话,她有时听到,有时听不到。再后来,老公也不费那亮嗓门的劲了,他要是想跟我妈说话了,先小声跟我说了,然后朝我妈一努,说句:“你给你妈翻译下!”

这些生活中看似寻常的现象却又蕴藏着我们不曾深思的人生智慧——爱让人看见,爱让人听见,爱真的会创造生活里的奇迹。

高玉霞

## 诗风词韵

## 又见炊烟(外一首)

张言奎

一支这样的袅袅  
就要绝迹  
生长在贫穷的烟火  
如果按捺不住  
内心的烟卤  
就向故乡吐露舞姿  
把梦幻的漂泊  
讲成一缕缕轻柔的方言  
还可以借诗的肩膀  
画出朦胧的乡间  
像花香攀着绿意幽风  
把思念宣泄在熟悉的旷野  
再悄悄关闭羽毛  
收起花香  
搬不动的岁月  
像老歌一样婉转,流淌

## 老磨

把所有的时间都画成圆  
那一年代  
生命靠无尽的转动  
唱片机一样  
把往事搬出来回味  
一遍又一遍  
挤出岁月的美好  
爷爷,奶奶  
父亲……啊,老磨  
时光的轨迹  
坚硬的沉默压过多少穷困  
圈走了多少个青春  
啊,老磨  
一张饼里  
有你几世不了的情缘



## 素雪覆旧瓦

冬天,窗外的景色,都成了墨色。树是墨色的,瓦是墨色的,山是墨色的。树木与山川或横或竖或斜的墨线,是用粗笔蘸了墨,厚厚地,酣畅淋漓地涂抹上去的,笔墨恣意,洒脱。这样的冬景,是骨感的,是立体的,是深邃的。

读书读累的时候,出去走走,空气清甜得很,素雪覆栏杆,每一处,都在诗的意境中。一朵雏菊花干枯的花蕊,顶着一小堆雪。用手捋一捋,花籽的黑粒,在手心里聚拢。海棠树的枝干交错成一幅深邃的画,干瘪的海棠果,一粒粒覆着雪,缀在墨线般的枝条上。在雪中的草场上走,草帽软,雪爽利,呼吸着白茫茫的空气,霜寒在视野内扩散,从手指尖开始击溃厚重的防线,抵达肌肤深处。

远方的瓦上,黑一道,白一道,瓦上覆雪,自然是诗意的。屋檐下一辆三轮车,一堆瓦罐,还有塑料水果筐里的植物,此时都在冬雪里沉睡去了。世界的寂静,仿佛是为迎合人的心境,疏朗、沉寂、深情。走着沉思着,感觉入了墨画般。如若这是真画,那画中的石凳、石椅、树影、风雪,又是谁画上去的呢?

想着想着,我仿佛看到一个孩童拿着树

枝,在屋檐下的雪地上画画。温暖的草房子,冒着热气的灶台,还有牛棚、鸭舍、狗窝……周围的孩子看着,或蹲下来,或歪着身子,开始讨论起来,想象起来,雪地里顿时开了花,全是印记。雪落在孩子们的头发上,衣襟上,落在院子里的木栅栏上,落在屋檐上的瓦上。

屋檐下,一盏灯光从窗口映出,暖暖地照着,孩子们也不回屋,就在屋檐下疯着、闹着,也不怕冷,只管追逐。瓦上的雪飞舞着,热闹着,月光皎洁,如同洒下漫天的碎银,金光闪闪,在篱笆院里纷飞。街上有人打着手电筒,踩着雪,远远地,站在篱笆院外吼一嗓子。孩子们呼啦一声,跑散开去,跟着手电筒走了。一路上,光柱在雪地里晃晃悠悠。光柱里,雪末纷飞,像蝶,像花粉,还有细碎的脚步声,和谁家院落里的三两大吠。灯光照到院子里,厚墩墩的雪立在院墙上,立在瓦上,立在月光下的老槐树上。鸟窝在树顶上,挤着一窝鸟,暖暖的。

有叱牛声从村外远远而来,那是远归的父亲,正买了木柴回来。一手握着缰绳,一手握着手电筒,木柴高高地耸立成了小山。父

亲军绿色棉衣已着了雪色,乌黑的发也变成了白发。叱牛声愈来愈近,院门“吱嘎”一声被推开,车轮撵着雪发出声响,牛喘着粗气连睫毛都是白色的。门打开来,有细碎的说笑声,脱鞋声,打洗脸水的声音,还有放桌子碗筷的声音,呼噜喝汤的声音。

窗外静寂,反刍的牛正在牛圈里,牙齿磨来磨去;咕咕噜噜的是鸡舍里的鸡;偶尔还有鹅的嘎嘎声和鸭子低低的咕咕声。篱笆墙上的雪愈来愈厚,大门被锁链锁上,锁头上都覆了雪。仓房上的茅草愈加厚重起来,偶尔有雪被风吹落,洋洋洒洒地在月光下纷飞。屋檐上每一块瓦都盛满了雪,瓦棱处一高一低。雪被风惊扰,呼的一声,从瓦上落下。屋内一台黑白电视机,正播放着那年冬天的往事。

素雪覆旧瓦,是乡愁的一种意象,一种淡淡的思念。当冬天来临,一砖一瓦一篱笆,旧年的冬景,就在眼前浮现。而今,世界安静极了,海棠树敷着雪,楼上的灯光,如同在天上,孩子们的欢笑也离我远去。原来最温暖的梦境,依然是“风一更,雪一更,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。